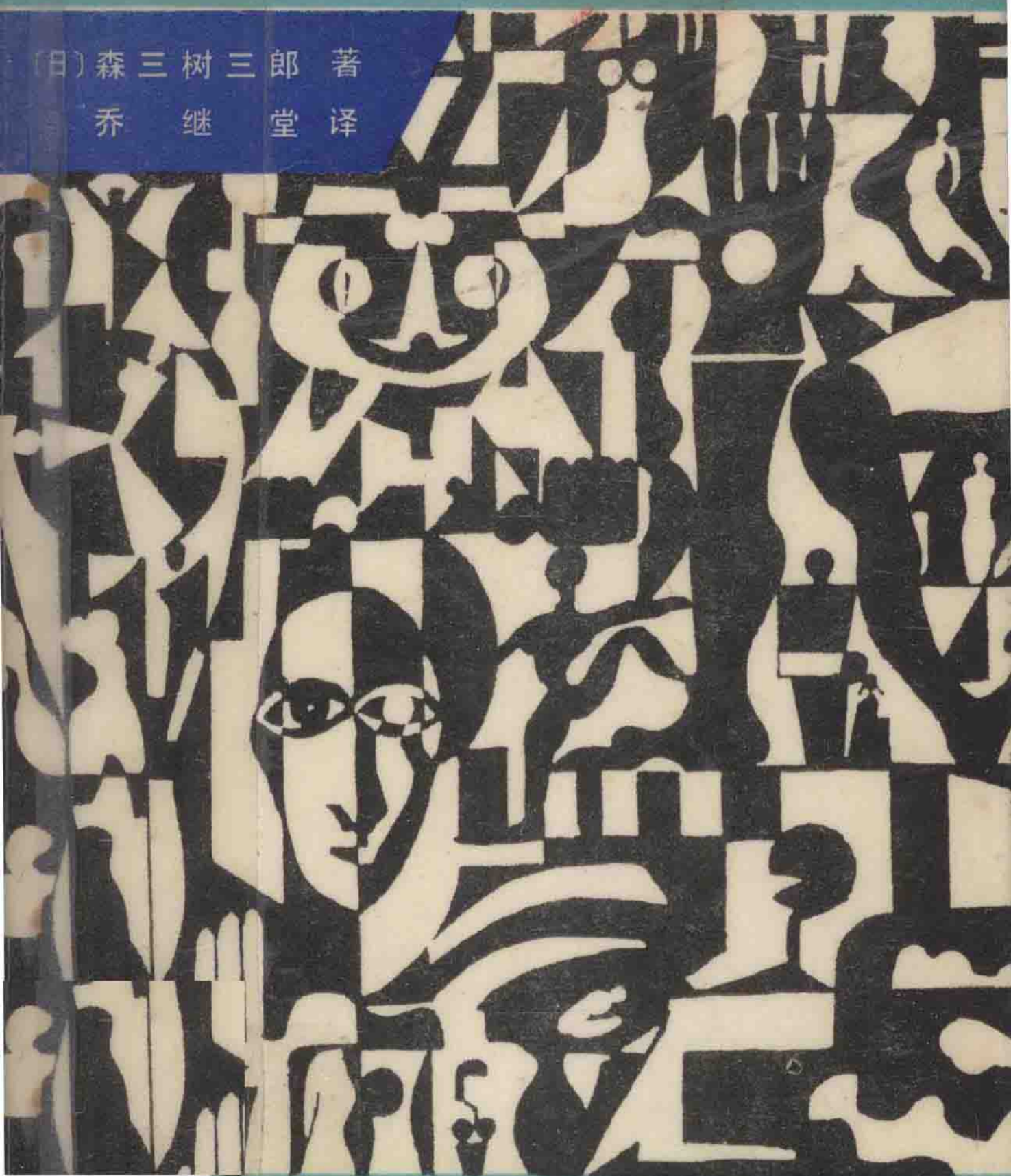


名与耻的文化

——中国伦理思想透视

(日) 森三树三郎 著

乔继堂 译



人民出版社

名与耻的文化

——中国伦理思想透视

〔日〕森三树三郎 著

乔继堂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范海成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马一青

名与耻的文化

——中国伦理思想透视

〔日〕森三树三郎 著

乔继堂 译

自讲谈社昭和四十六年版译出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4.5 字数65,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6-00528-X/B·38 定价：1.45 元

著者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露得·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便刊行面世，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余波至今犹在，并且屡屡成为议论的热点。该书主题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世界文化分为“罪恶感文化”和“耻辱感文化”两个类型。这归根结底是说，由于对什么是恶的回答的不同，世界上生成了两个文化圈，一个以罪为恶，一个以耻为恶。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归入耻辱感类型。自此以后，肯否意见层出不穷，聚讼纷纭，以迄今日。

人文科学的理论不可能象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用实验的方法检验真伪，最为简便的方法是看其是否经久不衰，以此作为检验的一个大致标准。

《菊花与刀》历经25年，始终吸引着人们的兴趣，不能不说它是有价值的。当然，也还有修正和补充的必要。

《名与耻的文化》这本小册子，就是受到本

尼迪克特的启发而写成的，但它与《菊花与刀》有三点不同。

其一，本书以中国伦理思想为中心。本尼迪克特如何看待中国，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从最近美国的中国研究论文中可知，人们接受了把中国归入耻辱感文化的主张。依我之见，毋宁说耻辱感文化的故乡是中国。必须注意到，同是耻，日本与中国有同质的部分，也有异质的方面，这就是作为耻的表层的名的思想。

第二，本书以名的思想为分析重点。名与耻表里一体，似乎只要究明了任何一方就万事大吉了。事实并不如此。名的内容比耻更为丰富，深广。耻辱之表的名誉，其中的“名”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记号。尊名的思想源自原始的巫术观念，至今仍然是中国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潜流。儒教是一种尊名的思想，因此，有人竟至于以“名教”作其别名。日本也受到了名教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无意识领域蠢动。不过，日本名的思想与中国有异质的部分，即：日本名的思想产生于封建制*社会，而中国产生于家产制社会。日本封建武士的名誉感更近于欧洲中世纪骑士的名誉感，而在中国，它早在两千年前的过去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面子”占居了支配地位。

第三，为了与中国以外的文化进行对比，利

用了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研究成果。我无从知晓本尼迪克特有无韦伯的社会学知识，了解的程
度如何，但《菊花与刀》的思想和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有共通之处，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这不只限于罪和耻的问题。就如书名《菊花与刀》所显示的那样，本尼迪克特最出色的贡献是注意到了日本人性格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倾向，而对这种矛盾的不自觉致使日本人的伦理欠缺统一的原则。然而，这不外是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结论中的见解。不同的是，韦伯以中国为对象，其分析远为深刻，并且是建立在广阔视野之上的。

这本小册子能得到读者什么样的评价，笔者并不介意。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森三树三郎

昭和四十六年（1971年7月）

* 本书所用的封建制概念与我们的略有不同，指分封，割据的社会状态。具体来说，仅指我国的所谓分封制，而把秦以后的社会制度称为家产制。后文多次出现这一概念，请读者注意。

(73)	名之有否，實否	章二第
(74)	名之有否，實否	一
(75)	名之有否，實否	一
(76)	名之有否，實否	一
(77)	名之有否，實否	一
(78)	名之有否，實否	一
(79)	名之有否，實否	一
(80)	名之有否，實否	一
(81)	名之有否，實否	一
(82)	名之有否，實否	一
(83)	名之有否，實否	一
(84)	名之有否，實否	一
(85)	名之有否，實否	一
(86)	名之有否，實否	一
(87)	名之有否，實否	一
(88)	名之有否，實否	一
(89)	名之有否，實否	一
(90)	名之有否，實否	一
(91)	名之有否，實否	一
(92)	名之有否，實否	一
(93)	名之有否，實否	一
(94)	名之有否，實否	一
(95)	名之有否，實否	一
(96)	名之有否，實否	一
(97)	名之有否，實否	一
(98)	名之有否，實否	一
(99)	名之有否，實否	一
(100)	名之有否，實否	一

目次

著者前言

第一章 语言、文字中的名 (1)

一、语言文字的神秘力量 (1)

1. 拘泥于名称 (1)

2. 人名的禁忌 (3)

3. 亡父之名的禁忌 (5)

4. 避讳招致的悲喜剧 (6)

5. 天子之名的禁忌 (9)

6. 文字的神秘化——标语泛滥 (11)

7. 打倒名教 (14)

二、名与实——名分思想 (15)

1. 必也，正名乎？ (15)

2. 名分思想 (17)

3. 对名分一词的误解 (18)

4. 尹文子的名分论 (19)

5. 法家的名分论 (21)

6. 儒教的名分论 (22)

7. 现代日本的名分思想 (24)

第二章 名誉、名声之名 (27)

一、儒教尊重名声的思想 (27)

1. 名誉、名声也是一种名 (27)

2. 孔孟肯定名声欲 (28)

3. 扬名后世是最高的孝行 (30)

4. 名垂竹帛 (32)

二、老庄及佛教的无名思想 (34)

1. 作为异端邪说的老庄思想 (34)

2. 无名天地之始——老子 (35)

3. 名者实之宾——庄子 (36)

4. 一切道德行为都源自名誉心——庄子 (37)

5. 名乃凶器——庄子 (39)

6. 死后之名非所取也——列子 (40)

7. 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张翰 (42)

8. 为名闻利养而聚徒说教，不过是魔鬼

的伎俩 (43)

9. 五欲中加进了名欲 (44)

三、无名思想对儒教的影响 (45)

1. 盗名不如盗货——荀子 (45)

2. “名利”一词的形成 (47)

3. 虚名意识的产生 (48)

四、孔子尊重名声思想的辩护词 (49)

1. 贵名乃贵实 (49)

2. 孔子贵实名而非虚名 (51)

3. 孔子对名声的爱恋 (53)

4. 名实一致思想的宗教起源 (54)

第三章 名教——儒教的别名 (58)

一、什么是名教 (58)

1. 名教一语的出典和原义 (58)

2. 名教一词在六朝时代的流行 (59)

3. 对名教一词的各种解释 (60)

4. 名教非名分之教，乃名声之教 (62)

二、历代的名教辩护词 (64)

1. 求名的伪善甚于恶行——范仲淹 (64)

2. 遏制利欲是为了满足名声欲

——顾炎武 (66)

3. 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耳 (67)

第四章 中国人的名誉感和封建武士

一、名誉感 (70)

一、名誉的两种类型——封建名誉

和面子 (70)

1. 脸(颜)、面目、面子 (70)

2. 两千年前的过去，中国的封建制就

结束了 (72)

3. 封建名誉的特征——与忠诚的结合 (74)

4. 中国也有过尊重武士名誉的时候 (76)

5. 从封建制的名誉到家产制的恭顺 (78)

6. 封建名誉的消失和面子的诞生 (80)

二、名誉和面子 (82)

1. 名誉和名声的区别 (82)

2. 名誉和名声是椭圆的两个圆心 (85)

第五章 耻与罪 (88)

(88) 一、耻的传统 (88)

(88) 1. 名为表，耻为里 (88)

(88) 2. 《论语》中的耻——耻即内在之德 (89)

(88) 3. 《孟子》中的耻——羞恶之心， (93)

(08) 义之端也 (93)

(88) 4.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95)

(12) 二、雪耻与报复——中国和日本的 二

(18) 区别 (97)

1. 日本人和中国人对耻的感受程度的 (97)

(88) 差别 (97)

(88) 2. 以怨报怨——会稽之耻的洗雪 (95)

3. 日本人的耻和中国人的耻内容的不同 (102)

(0) 三、罪的宗教性与耻的社会性 (103)

1. 耻与罪的内在性和外在性 (103)

(0) 2. 从罪到耻的转移 (106)

第六章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 (108)

——名和耻的背景 (109)

(88) 一、无神论倾向与来世不存在 (109)

(1) 1. 天神的非人格化 (109)

(88) 2. 有神论、泛神论、无神论 (110)

(88) 3. 孔子的无神论思想 (112)

(0) 4. 祭祀不过是教化民众的活报剧 (113)

(88) 5. 不存在来世的观念与祖先崇拜 (115)

(88) 二、无神论与人生幸福 (117)

(0) 1. 道德与幸福的矛盾 (117)

(88) 2. 儒教是求助于名的宗教 (119)

三、对名教的怀疑和复归——司马迁

的世界(120)

1. 司马迁对后世之名的怀疑(120)

2. 向名的复归(122)

四、世界将走向名与耻的文化？(124)

1. 中国人的罪恶观——性善论和性恶论(124)

2. 儒教与基督教——耻与罪(126)

3. 背叛上帝——不以天为伙伴，而以其为

对手.....(128)

第一章 语言、文字

中的名

一、语言文字的神秘力量

1. 拘泥于名称

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第一次露面时，闯将们首先开展的工作是将街道、商店等等换上富有革命色彩的名称。当从报纸、电视中得知这事实时，我惊诧不已：这不正与《论语》的格言“必也，正名乎”相吻合吗？

无独有偶。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也干了不少与红卫兵所干极其类似的事情。“产婆”改称“助产妇”，“开车的”改称“司机”，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将“官吏”改称“公务员”，新近又把“屑屋”（收破烂的）改称“废品回收业”。由此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越共”一词也将从报栏里消失，而专用“民族解放战线”这一名称。对日本人来说，

“越共”就意味着野蛮，滑稽演员常说“我有一幅越共那样子的面孔”。因此，也许会按进步派记者伊米治·阿普的意思改称的。出人意料的是，隶属进步派的新闻家们倒象是古代的“名教”徒。

在修改名称的事件中，留下最大影响的莫过于战后“支那”一词变成了太步（禁忌）。这主要是日本的华侨向驻日美军投诉的结果。不过，起初，美国人怎么也不明白这究竟为了什么。没有一匹马，不是也可以有“骑兵师团”吗？后来不久，这件发生在重名的老字号——中国——及其分店——日本——之间的事情，就以避讳“支那”一词而解决了。

其实，给人不良印象的称呼在美国也要改称的。S·I·哈沙科说。过去用“toilet”委婉地代称厕所，现在则多用“休憩室”、“卫生室”、“化妆室”来代称。“麻疯病”改作了“汉森氏病”。不仅日本如此，美国也同样如此。

美国白人方面的语言禁忌不过如此，而黑人就不同了，对黑人来说，称“Negro”（黑人）可以，称“Nigger”则让他们感受到强烈的种族歧视。因此，黑人主张从辞书中除去nigger一词。不过，哈沙科指出：“认为从辞书中删除nigger一词就消除了差别，简直就是以为不进行

出产登录就等于降低了生产率”。哈沙科的见解，似乎代表了美国人对待言词的一般观点。”

2. 人名的禁忌

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对事物名称那样敏感，那样神经质呢？我想，根源在于原始巫术观念的强有力的传统影响。巫术思想的特点之一，是认为“时间、空间上接近的事物，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既然事物及其名称常常结合在一起，两者之间就必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此，事物与名称不是偶然的结合，而是“同一事物的两半”。名称不仅能表现事物，“名称本身即事物”。

在所有名称之中，人名尤其如此，对原始部落人来说，姓名不单是标记，也是构成身体的一部分，是自己的“身分”。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别人，就等于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人家。假如对方心怀恶意，便可以念你的姓名来咒你。

翻开弗雷泽的著作《金枝》，可以看到好多这类例子。这样，便生成了隐瞒姓名、对外使用异名和绰号等第二姓名的风习。这种风习遍及北美印第安人、南美、澳大利亚、马来群岛等几乎所有的原始部族。

其中最有趣的是弗雷泽所谓“比较高度文化

与野蛮时代残留共存的、奇异的”古埃及人。

“埃及人谁都有两个名——真名与好名，或者大名与小名。好名和小名是对外公开的，真名和大名是秘而不宣的。”

印度也是如此。婆罗门的孩子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日常所用的，另一个是除父母外谁都不知道的秘密名字。后者只有在结婚等仪式上才被使用。这是因为巫术只有与人们的真实姓名结合时方能奏效，人们为防止巫术伤害，必然隐瞒自己的真名。

然而，弗雷泽所谓“比较高度文化与野蛮时代残留共存”的社会不只古埃及，古代中国也是如此。并且不只古代，这种习俗被儒教的“礼”固定化了，至今仍根深蒂固。

众所周知，中国人名之外还有“字”。孔子名丘，字仲尼。就现代人来看，蒋介石字介石，名中正，毛泽东名泽东，字润之。命名在初生之时，取字则在20岁的冠礼亦即成年仪式时。名与字有着清晰的功能区别。只有那些比某人在上的人才可以叫他的名，比如父母，君主、师傅等等；同辈或在下的人叫他的名，便是失礼。

为什么叫实名就为失礼呢？这仍然根源于远古形成的名的禁忌。死人之名的禁忌更为严格，对此作一考察，将会更加明瞭这一问题。

3. 亡父之名的禁忌

儒教道德以家庭道德为根基，特别是以对父母的孝顺为中心，这是尽人皆知的。孝行之一就是绝口不言亡父之名。称呼生者之名尚且为失礼，子女齿及亡父之名便绝对不能允许了。这意味着父亲身前的禁忌，在父亲死后变得更加严格了。

为什么死后之名会成为更严格的禁忌对象呢？弗雷泽《金枝》中有“死后之名”一章，列举了世界各地原始部落的信仰实例。弗雷泽认为：“这一习俗的主要动机似乎是害怕触怒鬼魂；当然，不愿重新引起过去那些哀伤的心理，无疑也是要使已逝去的名字蒙上淡忘的薄纱的原因之一。”

不过，中国的情形有些特别，这里并没有避讳一般死者之名的风习，而只限于父亲与天子之名。因此，它与害怕死者的原始情感无关，而是作为道德的一环——忠孝——而存在的。对于这种风习，作为外国人的日本人颇感兴趣，不妨具体详尽地举一些例子。

父名与“死”都是“讳”。误说亡父之名是最大的不孝，因此必须谨慎地避免道及父讳，这叫“避讳”。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避讳风习，似乎其谨慎程度还与时俱增。《颜氏家训》是六

朝即公元6世纪的著作，其中涉及当时的避讳风习。这里，摘要如下：

《礼》曰：“见似目惧，闻名心惧。”有所感触，恻怛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当忍之；……又：“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君所无私讳”。益知闻名，须有消息，不必期于颠沛而走也。梁世谢举，甚有声誉，闻讳必哭，为世所讥。又有臧逢世，臧严之子也，笃学修行，不坠门风；孝元经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县民庶，竞修笺书，朝夕辐辏，几案盈积，书有称“严寒”者，必对之流涕，不省取记，多废公事，物情怨骇，竟以不办而还。

……

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凡名子者，当为孙地。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闻者辛苦，无聊赖焉。

在日本，取父名的一个字给儿子命名的例子屡见不鲜，中国人则连做梦都不敢这样想。如果这样做了，就要终生背负不孝骂名。

4. 避讳招致的悲喜剧

以上提到的六朝的例子，远不如其他时代避